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原著：周克芹
改編：許謀清
繪畫：徐恒瑜



金東水成了許茂老漢的眼中釘，他憤憤地從四姨子那兒把長秀領了回去，再也不登許家的門。秀雲姑娘十分痛心，不光是捨不得小長秀，更恨的是從此彷彿在她和大姐夫之間隔起了一堵牆。



這時，鄭百如已經掌握了葫蘆壩的大權，和他勾搭的嚴家溝那個女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來，催他結婚，他便以什麼四姑娘和金東水「不醒豁」為理由，將許秀雲打了一頓，提出離婚。



秀雲呢，再也忍受不了這個屈辱，在離婚書上按下了手印……



秀雲離了婚，終於逃出了苦海。但仍然有一件事在苦惱着她，她和大姐夫本來是清清白白的，而今遭了不白之冤，她反而對他由敬重、同情進而產生了真正的愛慕之情……



當四姑娘在小棉衣上結好最後一個針腳，用雪白的牙齒「登」一聲咬斷線頭的時候，院子裏響起了腳步聲，她迅速地把小襖兒塞在枕頭底下。



來的是九妹許琴，她把一個包裹往床上一放說：「八姐寄來的皮子，讓你在爹祝生前給縫起來。」又說，「工作組要來了，帶隊的是個女的，今天開會，我和她談了很久，心裏的疙瘩解開了一大半。」

連環畫連載（五）



燈下集

朋友剛參加工作一年，休了第一個年假，便帶父母去台灣小遊幾日。我問她怎麼會突然下此決心，她說不久前去香港書展時買了一本書受到的啟發，我好奇什麼書有如此大的魔力，借來一看。

原來是一本散文集《行走的風景》，其中一篇文章《多一分陪伴，就少一點遺憾》，寫台灣作家龍應台陪母親走最後的生命之路，寫駱以軍帶着媽媽去旅行的故事，陪伴是人生不可蹉跎之事，行走亦是。

人生在世不得已，全民都在發一場「說走就走」的美夢。行走，真的就這麼難嗎？我在這本書中找到了答案。行走，是目觀耳聽的世界。在書中，跟隨作者的腳步和眼睛，來到了金秋十月台東縣池上鄉，看到了「上百頃金色稻海浸潤着飽滿的水氣」，「以天地為舞台，以氣引體，與風中稻浪起伏呼應」的雲門舞集演出。來到了馬來亞半島西北側的檳城海峽

走出自己人生的地圖

丁思齊

，看大街小巷的壁畫，聽張愛玲媽媽的忘年交娓娓道來塵封往事。來到了台灣觀看激烈的「九合一」選戰，見證韓國瑜和柯文哲當選市長的歷史時刻。抑或是跟着作者在淺水灣畔參加一場港式婚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看記者用「短視頻」播新聞，出入各地博物館在「琳琅滿目的商品前駐足，體會時光錯落」。

風景不是只有遠方的才是值得追逐的，身邊的、心上的風景也是美的。作者的思緒像天空中的行雲般蔓延開來。在《行走的風景》這本書中，借作者之筆，我們與文化大師、政壇名人相遇。比如，「大鬧一場，然後悄然離去」的金庸大俠，最愛吃栗子奶油蛋糕的「文壇教父」劉以鬯，出家八十一年、因病靜養兩年後又推新書的星雲大師，扛起韓國半部現代史的文在寅，寫政治懸疑小說曝白宮內幕的克林頓，還有將康、雍、乾三朝興盛與凋零呈現給世人的二月河，數之不盡。

我真正感佩的是作者精力之足，

好奇心之盛。作者江迅是從業四十多年的資深記者，穿梭兩岸四地與海內外，一生步履不停，似乎在行走中忘記了歲月。他還是個關心社會話題的有心人，書中觀察到新的社會現象，比如撩妹金句一再刷屏、去性別化消費趨勢、「她時代」的到來、中國進入「熱舞時代」等。有文學新鮮事，像當下青年文學流行「販賣憂傷」的流弊，網絡文學有長歪的枝丫該不該剔除，兩岸三地的閱讀趨勢，以及線下實體書店的多元業態。還有網絡熱話，像「啥是佩奇」、中國紀錄片的「年輕態」、韓劇的新變局、范冰冰的道歉信、中國科幻電影元年等等。書中的思考包羅萬象，舞蹈、綜藝、影視、文學、繪畫、政治等領域皆有涉獵，這些話題同時也在引發着讀者的思考。

江迅不僅行走着，一邊走也一邊用文字將風景刻錄下來，將途中所經的風景與思想形成了交集，讓它們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四處飛揚，像涓涓細流一樣流向遠方。人生在世，自己



▲江迅散文集《行走的風景》資料圖片

最能掂量出活着的輕重，這本書就是最好的見證。

生命不停，步履不停。有人說行走是人生最難的事。無論艱難與否，路就在腳下。每個人有不同的行走方式，眼中的風景也不盡相同。不如走進別人的世界，看看另一番風景，或許也是一種「行走」。

記者盤查記者

郭一鳴



維港看雲

本周二下午警方記者會，焦點是近兩個月前一名六旬漢疑在病房被虐待，警方拘捕涉案兩名警員和一名前警員，但記者會結束時突然發生另一件事，一名內地女記者因拍攝記者會上其他同行，引發「臥底」疑雲，在一眾香港記者要求下，內地女記者出示一張卡片，顯示其姓名為陳曉前，身份為「廣東廣播電視台香港辦事處（記者站）站長」，視頻所見，現場有多名男女大聲要求該女記者「行前啲畀我哋影到張卡片」，又質疑卡片上沒有她本人照片，要求其出示記者證，多把男女聲音連番質問該女記者拍攝現場香港記者的照片要在哪裏發布？為何要將照片發上WeChat（微信）？究竟這些照片有什麼新聞價值？最後該女記者在警方協助下離開。廣東廣播電視台隨後發表聲明，確認陳曉前是該台駐香港記者站站長，對陳在正常採訪時遭到部分香港記者圍堵的不禮貌對待表示強烈譴責，「呼籲香港有關方面採取切實措施保護新聞記者應有的權益，營造一個公平、安全和穩定的新聞採訪氛圍。」

當天晚上大公報記者打電話問我對這事有何評論，我強調沒有看警方記者會的現場直播，僅憑現場視頻了解相關情況，感覺非常不舒服，一群香港記者公然盤查一名內地女記者的身份，質問其採訪動機和目的，做法很不正常。我認識的好幾個廣東新聞界同行，包括陳曉前任職的廣東廣播電視台的朋友，一直到深夜還在給我發微信，對事件感到非常不滿，甚至憤怒：

「香港記者有什麼權力盤查同行？太不知所謂了！」



◀▲內地記者陳曉前近日在港採訪時遭受香港記者圍攻資料圖片

「不是新聞自由嗎？怎麼輪到他們來審核身份？香港怎麼會變成這樣？」

「港媒對內地記者的敵意，不難揣度他們的傾向性，其報道的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了」。

還有一些更激烈的言論，我完全能夠理解廣東同行的心情。將心比心，香港不少媒體機構也有派駐內地的記者，如果香港記者遭到內地同行類似不禮貌對待，相信香港業界也會「敵愾同仇」。到了周三，全國記協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少數香港媒體記者粗暴侵犯記者正當採訪權益行為，顯然，事件已驚動北京。

事情因陳曉前在記者會拍攝其他記者引起，「是不是兩地記者採訪文化不同引起誤會？」有記者問我，的確內地和香港媒體採訪文化有所不同，但關鍵不在這裏。香港記者採訪官方新聞，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閉門的簡報會(Briefing)，通常是特首或主要官員主持，邀請傳媒機構老總級或主管級人士出席，新聞處官員在簡報會開始前先提醒各人必須遵守約定俗成的「規矩」：不拍照不錄音錄像，不引述提

出問題的人士，報道內容以「政府消息人士」代替特首或其他官員。

另一種是記者會，所有政府認可的傳媒機構均可派記者出席，電子媒體通常會做現場直播，主持人和提問記者都攝入鏡頭，從來沒有問題，周二下午的警方記者會屬於這種形式。實際上，自六月份修例風波之後，在特首或警方的記者會上都有現場提問的記者被攝入鏡頭，有一次某台女記者當面大叫特首「講人話」的人像和畫面就直播出街。那麼，陳曉前在記者會上拍其他記者，一些本地記者憑什麼對她盤查質問？

其實，根本原因可能是有人心虛。多場記者會所見，一些記者擺明車馬充當示威者代言人，將記者會變成示威抗議場合，正所謂自己知自己事，因此對被拍照十分敏感。上次一名香港中通社女記者就遭示威者圍堵，加上現場一名香港電台記者「助紂為虐」，被迫當眾銷毀所拍照片，這次有些人見到拍照的陳曉前並非熟口熟面，便疑神疑鬼，再演恃眾欺凌。這種恣意侵犯同業的採訪自由、粗暴無禮的做法

，實在令香港新聞界蒙羞。

陳曉前在事發時表現不俗，當時現場氣氛充滿敵意，基本上無法拒絕對方的無理要求，她明顯感受到壓力但尚算淡定，從口袋中掏出一張名片，在旁的警務人員拿過去給眾人「驗證」，多名記者一擁而上用相機和手機爭相拍攝陳曉前的名片。我很不理解，為何在場警方人員對這種明顯無理要求無動於衷，甚至提供協助？香港記者當着警方的面盤查內地記者的身份，這種做法合適嗎？

眾所周知，大部分香港傳媒早已歸邊，客觀公正的報道實屬稀罕，這是香港新聞界的不幸，今時今日修例風波已經演變成一場空前的政治風暴，前線記者打工不易，各為其主亦見怪不怪，但既然身為記者，在新聞界打工，應該有起碼的職業操守，包括對同行的相互尊重，退一步說，你打份工，人家也是打一份工啊。事情既已發生，如果有些人願意承認行為過火傷害了內地同行，對當事人道一聲歉，那不失為亡羊補牢，古人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平安之夜

任林舉



鄉愁的胎記

昨夜並不是傳統節日的平安夜，但是很平安。夜的平安就在於它像一個真正的夜，漆黑而寧靜，在拉上遮光窗簾之後，室內就一下子變得沒有一絲雜音也沒有一絲光亮，人就如沉入時光水流的深處一樣，被一種無法觸摸的溫柔嚴嚴地包裹起來。

這時，如果真想看見什麼，就得緊緊地閉上眼睛。

夜裏做了一個夢，夢見母親逝去了。我心裏充滿悲傷，一個人背着她的骨灰孤單地前行。伸手摸一下，那個長長的做棺用的方盒子裏仍然傳出骨灰竄動

的聲響和滾燙的溫度。然而，就在我最難過的時候，母親出現在我的面前。不知道為什麼，她竟然能夠從另外一個維度裏轉回來，但我相信只有我能夠看到她，其他的人都不會再看到她了。我不知道她回來僅僅是因為我太難過而臨時安慰我一下，還是就以這種方式永遠留在我的身邊。她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輕，神清氣爽，表情堅毅。她大概最知道我此時內心的脆弱，所以就仍然讓我如小時候一樣枕在她的膝上安歇。

我像托住一碗滿得快溢出的水一樣，托住我內心的驚喜與悲傷，唯恐那碗裏的某一滴水突然掉下，如淚，砸斷了那條連着我和母親的極細的時間之

絲。

夢就突然地那麼斷了。

恍惚之間我並不知道自己在哪裏，自己是什麼，自己處在什麼狀態。

一伸手摸到了妻那圓而小的頭，她微微地動了一下。她動了一下，就證明她還活着。我感覺到了她動了一下，也證明我還活着。但，我還是不知住在二百里之外的母親，此時是否安然無恙。

夜依然很平安，靜悄悄的。

窗外並沒有戰爭的聲音，沒有爆炸聲，沒有人們哭喊的聲音，沒有械鬥聲，沒有爭吵，沒有汽車緊急制剎的聲音，沒有開批門會的口號聲，沒有洪水來

臨前奇怪的囑鳴，沒有地震到來時房屋倒塌的聲音，沒有猛烈的砸門聲，當然，也沒有在這寧靜的夜裏聽到電話突然響起……總之，在以往人生裏所經歷的各種苦難和所深深恐懼的事情都沒有出現。

這時，我發現有淚從自己的眼裏流出。

感謝上帝。讓我們這些在苦難與死亡的夾縫裏苟活的人類，又平安地度過了一個夜晚。

夜如一張微笑的臉，從暗處把祝福和恩典許諾給我們。我則在黑暗裏靜靜地等待着天明，好給遠方的母親打一個電話。